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三回 力舉雙獸世間少有 為搶一驢遭打人多

《西江月》曰：為人居在鄉里，第一和睦為先。謙恭下氣好周旋，何至落人怨恨。才與東鄰爭氣，又同西舍揮拳。強梁霸道惡沖天，到底必遭災難。

且說艾虎保著施俊，撲奔固始縣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蔣四爺同著柳青找大人，撲奔娃娃谷。一者找大人，二來找他師娘。離了晨起望，直奔娃娃谷，離晨起望不遠，還是君山的邊山呢，就見山坡上有一個小孩子，長的古怪：身不滿五尺，一腦袋的黃頭髮，身上穿著藍布襖、藍布褲子，赤著雙足，穿著兩隻藍靛鞋；生的面黃肌瘦，兩道立眉，一雙圓目，兩顴高，雙腮窪，鷹鼻尖嘴，梳著雙抓髻，腰中別著個打牛的皮鞭子。山坡上約有數隻牛，黑白黃顏色不等，也有花的。

只見這兩頭牛「悶」的一聲，往一處一撞。原來是二牛相爭，頭碰頭，「嘣嘣」的亂響；角攪角，也是「嘎楞嘎楞」亂響。蔣爺說：「老柳不好哩！那個病孩子要死。」柳青一看，這個小孩子過去，往兩個牛當中一插，雙手揪著兩個牛角，說：「算了罷，兩小廝瞧我罷。」蔣爺看著瘦小枯乾的一個瘦弱的孩子，那牛有多大膂力，常說牛大的力量，別說這個病孩子，就是自己夾在當中，也不是耍的。好奇怪，這孩子揪住了牛角，那牛眼睛瞪圓，「悶悶」的亂叫，乾用力，撞不到一處。這孩子就說：「你們要不聽話，我要打你們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個孩子的膂力，可實無考較了。老柳哇，你看，似乎這兩個牛，你能支持的住麼？」柳青說：「不行，我可沒有那麼大膂力。這孩子真怪道，怎麼這麼大膂力呢？」蔣爺說：「可不知此子是什麼人家的。此子自後必然不凡。如果真要是像韓天錦那個樣子，也不足為奇。這是真瘦真有力氣，這可是神力。我要有工夫，我真問問這孩子去在那里居住，叫何名姓。」柳爺說：「誰管那些事情，走咱們的罷。」

蔣爺隨即點頭，兩個人也就走了。

走不甚遠，穿了一個鎮店過去。此地方卻是南北的大街，東西的鋪戶。正走在北頭，見一個人騎著馬，有八九歲，歪戴著翠藍武生巾，閃披著翠藍英雄盔，薄底快靴；手中拿定打馬藤鞭；面賽窗戶紙，青中套白，白中套青，五官略透著清秀。後頭有幾個從人，都是歪戴著箍巾，閃披著衣裳，俱在二〇來歲，跟著馬亂跑，迎面吆喝走路之人，說：「別撞著我們，少爺來了，都閃一閃！」可巧由小巷口出來了一個小孩子，拉著一匹大黑驢，粉嘴粉眼，四個銀蹄子。一眼就被這個武生相公看見了，回過頭來叫了一聲：「孩子們，好一個驢呀，給大爺搶過來。」答應一聲，許多從人過去攔住路口，說：「小子站住！把我們這驢還我們罷。」那個孩子說：「憑什麼給你們？」這許多的惡奴過去，並不容分說，伸手就將驢拉過來了。那個小孩子說：「搶我呀！」豪奴說：「我們的驢丟了一個多月了，你還敢拉出來？我們大爺積德，不然就拿你送到官府內當賊治你了。」那個孩子那能肯給，架不住這邊人多，上去就是一個嘴巴。又過來幾個惡奴，就有拉腿的，就有擰胳膊的，七手八腳，打了一頓。這孩子是直哭直嚷，說：「眾位行路的，救人哪！」蔣爺將要過去。再說蔣爺行俠作義的，天然生就俠肝義膽，如何見得這個光景。

忽見由南往北來了數頭牛，嘩嘩咧咧的趕著牛，牛上騎著三個小孩子，內中就有那個瘦孩子。這個拉驢的一眼看見了，說：「少大爺，有人搶咱們的驢哪！」那個孩子就下牛背來說話，還是個大舌頭，說：「誰敢搶咱們的驢？他可不要腦袋了！」那個孩子說：「你快來罷，他們要搶著跑了！」蔣爺就知道，奪驢的這個苦子吃上了就不小哇。

他回頭瞧著那人趕著牛走過去了，一把拉住，就聽見「嘍嘍嘍嘍」的躺下了好幾個。他叫著那個拉驢的孩子，說：「你拉著回家，不要告訴爹爹。」那幾個躺下的爬起來，就告訴那個騎馬的去了，說：「大爺看見了沒有。那楞小子來了，敢是他們家的驢。」馬上那個人說：「他們的驢，讓他們家拉去了罷。這可不好意思的要了，上輩都有交情，怎麼好意思為一個毛團變臉，走罷，走罷！」為是當著瞧熱鬧的，弄個智兒好走。焉知曉那個瘦孩子不答應，過來把馬一橫，說：「小子！你為什麼訛我們的驢？」馬上的人說：「兄弟，咱們過的著。」瘦孩子說：「誰是你兄弟，我是你爺爺！」那人說：「別玩笑，咱們上輩真有交情。」瘦孩子說：「今天你不叫我爺爺，不讓你過去。」馬上的那人真急了，一橫心，想著要了他的命罷，用力一抽馬，那馬往前一躍，就衝著這個瘦孩子去了。蔣爺一瞧，就知道他躲閃不開。就聽「吧」的一聲，蔣爺倒樂了。原來是衝著他一躍，他用左用衝著馬的眼睛一觸，馬往外一撥頭，他右手衝著馬脖子「吧」的一聲，那馬嘶溜溜一叫喚，馬脖子讓他打歪了。衝著馬的膝寸子，橫著踹了他一腳，馬「撲」栽倒，就把那人的腿壓住了。這個過去一抓，蔣爺知道那個小孩子的力量不小，過去一拳，準打死他，怎奈這馬上摔下來的那個人倒不生氣，反苦苦哀告，一味的求饒，兄弟長，哥哥短，說了無數的好話。那個孩子說：「非得叫我爺爺，我方饒怒與你。」這個也好，就叫了他兩聲「爺爺」，才撒開手說：「便宜你，以後別訛爺爺的驢了。」從人過來，揪著馬的脖鬚，把那人腿才抽出來，一蹙一顛走到鋪子門首，找了個坐物坐下，只在那裡生氣。那個馬也是不能走哩。又見瞧熱鬧的圍著，紛紛議論。

柳爺說：「咱們是走？咱們或是住在這裡？」蔣爺說：「我要住在這裡，我要管這個閒事。依我瞧，此事絕不能善罷甘休，必有後患，咱們又沒有工夫。」柳爺說：「咱們走罷，天氣可不好哇，大雨來了。」

果然，二人行不到二里之遙，天就陰雲密布。蔣爺說：「快走罷！天不好。」又走了不遠，點點滴滴雨就落下來了。只見道北有一座廣梁大門，暫底一底，打算著要不住雨時節，就在這家借宿一宵。正在此處盤算，猛見打裡頭出來一位老者，年紀六旬開外；頭戴杏黃員外方巾，身穿土絹大氅，面如紫玉，花白鬚鬚，後面跟著兩個從人。卻說蔣爺性情，到處是和氣的，問道：「老員外爺在家裡哪。我們是走路，天氣不好，暫且在此底一底。」員外一笑，說：「這算什麼要緊的事呢。裡邊有的是房屋，請二位到裡邊底一底罷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們不敢打攪。」員外一定往裡讓。蔣爺和柳青就搭訕著，謝了一謝，隨著員外就進來了。一拐四扇屏風，一溜南房。啟簾來到屋中，叫從人獻上茶來。蔣爺心內暗道：「別看人家可是鄉村居住，很有點樣式。」又有個外書房，屋裡頭幽雅沈靜，架兒上書史成林。分賓主落坐，員外問：「二位貴姓高名？尊鄉何處？」柳爺說：「在下鳳陽府五柳溝人氏，姓柳，單名一個青字。」蔣爺說：「小可姓蔣名平，字是澤長。」那員外一聽，慌忙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原來是貴客臨門，失敬！失敬！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請二位到裡邊坐。」又從新謙恭一會，隨著又到了裡邊庭房，叫從人獻茶。蔣爺就問：「員外貴姓？」員外說：「小可姓魯，單名一個遞字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認識小可？」員外說：「久仰大名，只恨無緣相會。我提個朋友，二位俱都認識。」

蔣爺說：「那一位？」魯員外說：「此人是在遼東作過一任副總鎮，均州臥虎溝的人氏，人稱鐵臂熊。」蔣爺說：「那是我沙大哥，員外認識？」員外說：「我們一同辭的官。」

蔣爺說：「我再提兩位，大概你也認識。」魯員外說：「是誰呢？」蔣爺說：「石萬魁、尚均義。」魯員外說：「那是我兩個盟兄，俱已辭官了，到如今直不知道他們飄流在何處？」吩咐一聲擺酒。蔣爺說：「來此不當討擾。」員外說：「酒飯俱以現成，這有何妨。還有大事相求呢。」真是個富家，不多一時，擺列杯盤，不必細表。

酒過三巡，慢慢談話。蔣爺說：「方才大哥說有用小弟的所在，不知是何事相派？」

魯員外說：「四老爺有幾位門人？」蔣爺說：「一位沒有。」魯員外說：「我有個小兒，實在愚昧不堪，懇求四老爺教導於他。」四爺說：「那有何難。只是一件，我的本領不佳。」員外說：「你不必太謙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何不請來一見。」員外吩咐從人說：「把公子叫來。」從人答應一聲。不多一時，從外邊走進一人。蔣爺一瞧，就是一怔。

卻是何故？這就是方才力分雙牛的那個小孩子。員外叫過來說：「給你蔣四叔行禮。」

見他作了一個揖。員外大怒，說：「你連磕頭都不會了？」這才復又跪下磕頭。蔣爺用手一攙，說：「賢姪請起。」魯員外又

叫他與柳爺行禮，說：「是你柳叔父。」柳爺用手扶起。蔣爺說：「賢姪叫什麼名字？」就見他「特特」了半天，也沒有說清楚了。蔣爺暗笑：「我要收這麼一個徒弟，可叫人說我把機靈占絕了。」員外在旁見他說話嗒吧，只氣的要打他。蔣爺把他攔住。還是員外說：「他叫魯士杰。」到後套《小五義》上，小四傑出世，四個人各有所長的本事，下文再表。

單言蔣爺見他站在一旁，又卻把衣服更換了，不像那放牛的打扮了。蔣爺說：「方才我這個賢姪，在外頭闖了個禍，大哥可知道麼？」這一句話不大要緊，魯士杰一旁聽見，顏色改變，嚇的渾身亂抖。員外問：「士杰，你外邊闖下什麼禍了？」士杰那裡肯說？蔣爺一想很覺著後悔，說：「大哥別責備他，一責備他，小弟臉上不好看了。」員外說：「到底是什麼事，要叫他說明，我絕不責備他。」蔣爺說：「可不怨他的過錯，代我替他說明罷。」士杰說：「四叔叔你不用說，說了我就要挨打。」蔣爺說：「我給你說，焉能讓你挨打。」蔣爺就把奪驢之事，對著魯員外細說了一遍。員外一怔，說：「可不好，這個人家可不是好惹的。既然惹著他們少爺，大概不能干休善罷。」

蔣爺說：「他們是何許人物？」員外說：「大概是個賊。」蔣爺說：「那還怕他倚官倚私？倚官，我是皇家御前水旱帶刀四品護衛之職，這是倚官辦；倚私辦，別看我沒有文書，護衛之職應當捕盜拿賊。這個人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他是怎麼回事？哥哥你說罷。」員外說：「此人就住在我這東邊。我們這村子就叫魯家林，我們這姓的甚多。他們住東魯家林，我們這住的叫西魯家林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們也姓魯？」魯爺說：「不姓魯，他們姓范，叫范天保，外號人稱叫閃電手。」蔣爺說：「他這外號就是賊。難道他還敢任意胡為不成？」員外說：「他倒不任意胡為，他這兩個妻子可惡。」蔣爺問：「他這兩個妻子也有本事？別是女賊罷？」員外說：「是兩個跑馬解的，大姑娘叫喜鸞。皆因范天保有錢，人家本不賣，指著他掙錢。他給人家金銀財寶，應著名媒正娶，這才娶過來了。過門之後，就養了一個兒子，叫范榮華，小名叫大狼兒。又□數年，跑馬賣藝的又教了一個女兒，他又看上了，這個可是二房。這個叫喜鳳，花費多少銀子金子，應著老頭、老婆養老送終。也在他們家裡住著，也出去賣藝去。大狼兒到了□六七歲，就戲弄鄰家的婦女，就叫人苦打了一頓。當日晚間，那家被殺一二個人。左近的地方，無頭的案不少哪。官人在他門口栽樁，總沒破過案。對著他父親衙門裡頭又熟。今日咱們家的孩子打了他們家的孩子，他豈肯善罷甘休？今晚間必來。」一回首，叫著士杰說：「我年過六旬，就是你一個。你倘若被他們暗算了，你叫為父是怎樣過法？」

士杰說：「特、特、爹哇，他們要來，我汙汙擰他們的腦、腦、腦袋。」蔣爺說：「他們今夜晚要是不來，是他們的造化。他們要是今夜晚來的時節，有我同我柳賢弟，將他拿住，或是結果他的性命，以去後患，也給此一方除害。」柳爺答言說：「連我都聽著不服。真要有此事，咱們還不如找他家裡去呢。」蔣爺說：「那事也不妥。他不找咱們來便罷，他若是找了咱們來，那可就說不得了，結果了他的性命。」

魯員外又問：「這個徒弟你要不要哇？」蔣爺說：「怎麼不要呢？好意思不要哇？」

員外叫：「士杰，還不過去磕頭。」士杰真就立刻爬在地下，「咕咚咕咚」磕了一路頭，也不知道磕了多少頭。員外說，「四弟，這可是你的徒弟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這個徒弟，你要打算著教的他像我這麼機靈不成埃」員外說：「還用像你？只要你教他稍微明白點就得了。」這也是閒言，書中不必多表。

說話之間，天已不早，就在庭房內安歇。員外要陪著二位，也在庭房內作伴。蔣爺不教，說：「你今天先在後面罷，萬一後面有點動聲呢，也好給我二人送一信。」魯員外也就點頭，後邊去了，囑咐了女眷們把門戶關閉嚴緊。「若有什麼動靜，急速喊叫，不可錯誤。」書不重絮。

天交三鼓，外邊一響，蔣、柳二位出來拿賊。要知怎樣拿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